

皖南与浙东，相当于街口与巷尾，满目皆山。皖南是黄山的余脉，强弩之末，没有峭壁，只剩下坡，向阳的树林总有些袅袅炊烟。山林越远越绿，融入暮霭，衬出炊烟之白，掺了炼乳似的，高了、薄了、散了，最后透明了。一溪两岸，家家临溪，划过门前，穿过山村，摇头摆尾，流出村外。

“易涨易退山溪水，易反易覆小人心”，山里，雨前雨后，落差很大。雨后山溪随之陡增，直至筋疲力尽，水位陡落，水清如洗，清澈见底，浅涨的一层，潺潺流逝。两岸石壁，直起直落，砌如城墙，很深很高，山洪有多大，侧壁就有多高，城里的游客总将溪呼为河，谬矣！河，流淌于平原，水势平缓，涨落有限，所以河岸很低，仅一膝高，有舟楫往返，比如苏州、杭州；山里的溪，像泼妇，又值更年期，脾气说发就发，勃然而起，轰然而出，喷涌而下，势如破竹，锐不可当，山溪涨落，如“十三点”待人，热情如火，翻脸如冰，落差太大，无法舟楫。

山区土地贫瘠，交通不便，不宜农耕，却能避战乱、避世仇，始祖率妻率子，来到此地，傍溪而居，与世隔绝，一村一族，累世而居。缘流筑堤，垒石砌岸，疏导溪流，以免水患。一溪两岸，丰年造

作为中文系学生，大学期间我从未读过波德莱尔的作品。寝室和我同月同日生的好友特别喜欢波德莱尔，鉴于她的品味和我们的共同志趣，我后来也买了一本《恶之花》，但不曾细读。

以前采访体育的时候，申花队和中远经常“别苗头”，不断地换外国主教练。中远队有一年请来了法国人克劳德·勒瓦耳，新华社体育记者称他为“法国足球白巫师”。我从来不写足球技术，那不是我的擅长，然后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这个法国人喜欢读波德莱尔。估计其他体育记者听了都不知道是啥，我暗自一笑，摸到采访线路了。

回到家，我打开《恶之花》，老实说，这位法国文学地位堪比雨果、在欧美诗坛具有重要地位的大诗人，他的经典作品我并没能喜欢上，可能当时我年轻狷狂、心浮气躁，不能静心体会，我想也许是语境的不同使然。然而，此后我并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以此作为采访线索，直到法国主教练离开。

十几年过去了，我也去过巴黎，有一次在蒙马特高地看见一位老者弹竖琴，俯瞰巴黎全景时，脑中突然冒出了波德莱尔。

今年夏天某周三，经过南京西路上海电视台门口，看到一辆售卖冰淇淋的那种小货车，上前一看是个流动图书馆（静安图书馆），可以借书！还可以全市图书馆还。我正好饭后散步，顺便看看。然后一本书名吸引了我：《巴黎的忧郁》。因为我很喜欢《巴黎的天空》这首曲子，就拿出来翻，作者居然是波德莱尔。我当即就办了借书证，借下这本书。

再次“遇见”波德莱尔，它让我欣喜。摘两篇段落：在一尊巨大的维纳斯雕像下，一个人为了的疯子、自愿的小丑……穿一身闪

## 唐模：挂着看的山村

李大伟

桥，富人造桥，由下而上，从村口逆势而上，一座桥一座桥，长年累月，随着氏族的人口繁衍，由下而上，顺着坡，越造越高，这个村就竖起来了，挂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桥下石梁横绝两壁，脊宽走人，我称之为坝，一桥一坝，上桥下坝，顺势而下的一川，截成一段段，水势为之坠落而减缓，不得如野马下坡，任意撒野。桥墩迎着上流，竖一鼻尖，如利刃当锋，急流到此，一劈为二，冲击力减半。

去皖南，逛山村，最好逆势而上，一座座桥、一道道坝，迎面而来，潺潺流水，缓缓而下，如一匹白练，源自天边，滤过坝而直角坠落，截成一叠叠的瀑，高低错落，如平铺直叙的记叙文，经名师提笔一改，顿起跌宕。溪水拾阶而落，竖起一幅立轴山水画卷，贴坡而上的山村就在眼前。

如果因喜欢而留宿，最好选在桥埠人家，门窗缝隙不严，透光不隔音，枕下溪水，顺流而来，顺坡往去，一叠一落，摔打在光溜溜的石坝，如按琴键，叮叮咚咚，铿

锵清脆，不舍昼夜。石坝有宽窄，如乱石铺路，水击声的音域也宽窄不同，错落有致，什么叫天籁？没有主题，只有率性，不平则鸣。上海大剧院里没有，维也纳金色大厅里也没有，歌剧院就是放大背景音乐办公室，西装革履、旗袍长巾，振聋发聩之余，还要肃然起敬，拘束的有点装。到皖南的山村不留宿，如同吃面不喝汤，前者不会玩：走过路过错过；后者不会吃：属于饥者抢食。失之精髓，收获徒然。

下了黄山，弯入唐模，如上的皖南山村荟萃于此，具体而微，忍不住起了贪心，总想挑间临溪的小屋，门，最好朝东，一早起床，开门一地的阳光。面西的窗下，托庇荫里，不临溪不临街，只剩下啾啾鸟声，偶尔还有落叶的叹息声。置一张书桌，午睡起来，不看书，只看山，胸中泛起一首叠字犯忌但很亲切的诗：“终日看山不厌山，买山终老此山间。山花落尽山长在，山水空流山自闲。”

山、山、山，真啰嗦，直落眼前。



## “遇见”波德莱尔

李伶

光而可笑的衣服，戴着犄角和铃铛，蜷缩在像座上，抬起一双包含泪水的眼睛，望着永恒的女神。

他的眼睛说：“我是人类中最卑劣、最孤独的了，失去了爱情和友谊，甚至连动物都不如。然而，我也像所有的人一样，生来就是为了理解和感觉永恒的美的呀！女神啊，可怜可怜我的忧伤和狂热吧！”

可是，无情的维纳斯

用她那大理石的眼睛望着远方不知道什么东西。

——《疯子与维纳斯》

我相信，有些东西会戳中当代一些人的点，人前的欢笑掩藏不住人后的落寞，生活的不易让一些人感到忧伤，甚至得了抑郁症，找不到生命的意义。这位干瘪的小老太婆看见了这个漂亮的小孩，感到满心欢喜，所有的人都善待他，都想讨他喜欢；这漂亮人儿，像她一样脆



螃蟹写生画

宫仪霖

不知什么时候起，席间上了螃蟹，不多时会端上一盆洗蟹腥气的汤水。初时众人不明白这是什么汤水，淡黄透明的，还漂着几片绿的叶子，没见过世面的朋友错认是上了什么好的汤水，会用勺子去舀来尝尝一口，于是乎遭到见过世面朋友会撸起袖子尖起几根指头，放到那汤水里灌上一灌，洒上两酒，然后用毛巾或餐巾纸揩干了手指，意为洗净了食蟹时沾染到的蟹腥气了。我初时也不解这一盆黄色透明的清汤是什么汤水，幸

好没有舀饮，否则会被他人抿嘴笑上一通哩。

问题来了，难道食蟹后一定要什么汤水灌上一灌手指以解蟹腥气么？蟹腥气其实是灌不掉的，即使用肥皂擦洗，也难以洗净，会在手上嘴上停留一段时间呢。我的感觉是，蟹腥气没什么不好，非但不难闻，反而还透着一股别样的香味，我谓其为最秋天的香味，比闻鱼腥味羊膻味要舒服得多呢。

到了秋色烂漫的日子，江南的大街小巷时常会闻到哪家的门窗里飘出一阵阵的蟹腥气，那准是这家人家摆开阵场

开吃大闸蟹啦。与蟹腥气同时飘出的还有姜醋的香味，两者搭配可谓天作之合，搭配出了深秋季节最诱人的气息，闻着，你会有口腔里口水泛滥成灾的感觉。记得孩提时的老家，经常一大家子围着两张八仙桌拼起来的大桌子吃大闸蟹的场景，伯叔父亲轮流做东，把个秋季享受得淋漓尽致、无以复加。盖因那时的大闸蟹并不稀贵，四郊八城门到处是卖

山村，有岸无街，一路的青石板，白水街，月下一灯莹然隐然，幽幽发亮，波及很远。偶尔，溪里的鹅伸直颈脖，昂然高呼“嘎嘎嘎”。偶尔，一两声狗吠，远在村外黑黢黢一丛丛的竹林后面，空旷中，隐约有些隔，还有些无助，如冤魂喊街。临溪尚有几家旧宅，开着门、亮着灯，中堂聚着一群乡民，坐着的打牌、站着的看牌，屋顶很高，对着门的墙，挂着立轴的山水与两侧的对联，对联下一张供桌，四壁徒立，空空空的回响。供桌是八仙桌，桌面下的横档，耷拉着的蓝粗布的抹布，如贺友直笔下的《山乡巨变》里的一帧帧连环画面，只有线条与黑白照的感觉。

白天，溪里的桥上立着狗，瞅瞅你，不吠不追，与人亲昵，你站在桥头翘首取景，它呢，斜着脑袋蹭你的裤脚管，山深无恶人，狗，也丧失了警惕的本能，聊备生态一员。不像城里别墅区大宅深院的狗，永远怀着敌视，冲着你，追着你，尾随着你，就像持枪礼送出境，仗势欺人。

回到上海，重返尘市，走出梦里，早晨起来，口角延津，咂吧咂吧，想想也过瘾：“我躲在角落，靠回忆取暖”，我喜欢黄粱美梦，最好躺在唐模古村、临溪的旧宅。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身像的，称其有比活了一千年更多的回忆，藏了很多秘密：

它乃是金字塔、大坟场，收容比万人冢更多的死尸——是一块连月亮也厌恶的墓地。

……

当阴郁的冷淡所结的果实——灰佬，正在扩大为不朽之果的时光，还有什么比这跛行的岁月更长？古老的人面狮，野性难驯，只会对夕阳之光歌唱。

译者钱春绮认为，波德莱尔的诗和李贺有相似之处，比如追求音乐的和谐、奔放的想象和优美的意境，构思精巧、表现新颖、风格奇特。我因为不懂法语，无法体会其韵律，反而在“偶遇”散文集《巴黎的忧郁》后，领略了波德莱尔的光芒——剥开表面的“恶”，欣赏被掩盖的“花”。



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五回提到，荣国府管家赖大的儿子赖尚荣，从小蒙受主人恩典，得了自由身，又被自家的丫鬟仆妇捧凤凰似的养大，不过二十来岁，父母出钱，主人出了情面，让他做了州县官。

《红楼梦》里的管家，不能小觑。赖大家请客，都能请来官员和世家子弟作陪。他们除了拥有宽敞的宅邸，还各有营生。王夫人的陪房周瑞，在贾府管地租，趁机自己买了不少田地。贾府还有不少年老功高的嬷嬷，比如赖大的母亲赖嬷嬷，丈夫、儿子在贾府掌权，手头竟比邢夫人、王夫人还要宽裕，连贾母都开玩笑，说她们是财主。

《醒世姻缘传》里，乡宦晁家的管家晁书，也积蓄了一笔好家当，有两顷地，城里还有房子，值一千二三百两银子。晁家亲戚的孩子来投奔，夫人要找少爷小时候的衣物，给小孩换洗，晁书娘子干脆拿出了儿子的鞋子。可见，富室管家的子女，就算比不得赖尚荣，至少吃穿用度也颇讲究，不亚于主人。

许多主人，默许管家利用职权，积蓄财富、势力。明清的管家阶级，地位特殊。当时蓄奴成风，管家亦为所有人所有，但地位、待遇，远高于普通奴仆，他们管理内外事务，作为主人的心腹，命运和主人休戚相关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高阶官员在任上有贪污、亏空，除了自身籍没家产外，有势力的管家仆从也会被抄家，弥补主人的亏空，比如山西巡抚苏克济的管家赵七、川陕总督鄂海的管家魏二，还有和坤的管家刘全。雍正初年，政坛斗争激烈，《永宪录》记载：雍正帝要铲除弟允禔，其得力的管家、护卫，均被枷号示众。这些人的儿子，年满十六的，也上了枷号。

主人们，因为利益捆绑，也为了答谢管家多年的效力、激励他们更加卖命，会优待管家的后代。赖尚荣虽是少见的幸运儿，大多数管家的儿子，可以希冀，有朝一日接替父辈的职位。

同时代的小说里，不论是写世情的《醒世姻缘传》，写才子佳人的《情梦栢》，或是写贵族生活的《林兰香》，都写过父子管家。前提是，那儿子本分勤勉，忠于主人。有的儿子“老实倔强，向主奉公”，所以袭了父职，管理庄田。有的儿子“虽然勤劳能事，但年少气壮，不谙守分安常之理”，主人依旧提拔他们做了大总管，亲自指点、教导。有的，是主人带了老管家出远门，让他的儿子搬进宅，看管门户，又拨了一百六十两银子，令其买卖生息。

像《红楼梦》里，周瑞的儿子，本来也是小厮的领班，结果王熙凤生日，娘家送了礼，那小子并不张罗，反而吃醉酒骂人，弄脏了礼物。凤姐要撵他出去，赖嬷嬷亲自求情，凤姐松了口，打了四十棍，不让再喝酒。周瑞的儿子，是否还有出头之日，不得而知，然而贾府一旦大厦倾覆，其下又有完卵？贾府管事的孩子，到了成家的年龄，还可以由父母自行择配，甚至，与平民成婚。周瑞的女儿，嫁给了做古董生意的冷子兴。曹雪芹的先祖曹寅，虽然出身包衣，世代是皇族的家仆，但曹寅与康熙一同长大，情分不一般，除了自身居高职，康熙帝还为他的女儿赐婚抬旗，封为郡王福晋。

管家的儿子，就算“内部消化”，也可以娶到府里拔尖的丫鬟。凤姐的陪房来旺夫妇，想要漂亮丫鬟彩霞做媳妇，配给不成器的儿子，凤姐知道女方家里不愿意，就亲自出马，说成了这事。《林兰香》里，康夫人也把儿媳陪嫁来的两名出色丫鬟，配给了两个大总管的爱子。

《红楼梦》里的管二代，或顺遂，或磨砺，或伶俐，或庸常，他们的存在，使读者得以窥知清朝大家族复杂的人际关系。如果把贾府比作油画，他们便是画上的高光，虽然小，却使画面立体，充满活力。



微观红楼梦

## 七夕会

也难，于是这调和有姜醋的蟹腥气也成了贵族之气息。我岳母在世时善于烹调一款“蟹粉蛋”，就是将蛋的蛋黄分开炒，兑以姜末和香醋，勾芡，模样和口味有几分像蟹粉，然而最欠缺的竟然就是难觅的蟹腥气，终究乱不了真。那会儿我有个邻居小裁缝，日子过得寒碜，每逢秋季倒是会买几只螃蟹过个瘾，买的则是撑脚蟹，亦即是即将呜呼的螃蟹，便宜许多，烹食了，满口的蟹腥气，故意在人前走来走去，还喋喋不休说话，满口喷出的蟹腥气，引以为豪。